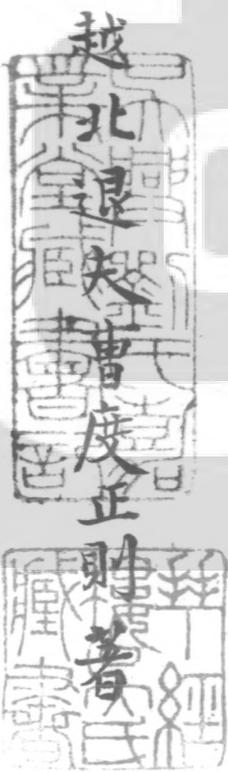


帶存堂集

譜錄下

紀文序

古人竒才美行炳烺人間必假文人之手以發之是以
 披其文則曠世而相感非其文則聲身沒而聲譽哀歎未
 及百年至不能舉其氏名同于湮滅弗稱紀事之文蓋
 可少乎哉吾家祖曾而上皆博樸長者不以文字相高
 故先世事狀罕得指言之者近世多從賢者遊矣或引
 其九鼎出于一言逮于孫賈莫克完室處何論青鐘一



故物哉其生也晚居又在遠聞見卑寡之無絲羅絡簡
贖尚欲從父先故老詳求其遺軼而先為之纂例以類
足之首誥勅寵王言也繼傳誌闡先德也或揚之在前
或播之在後則為述為跋存故實也或登堂而拜獻或
遇物而申情則為序為記表贈處也而哀輓贊倡之章
亦各以其言見焉君子于是鑿龍章于琬琰鏤椽管以
金銀麗名卿之柔翰流勝槩之清芬哀集于篇傳諸未
嗣則以為吾家譜牒備有其盛云爾

紀文下序

春秋卿大夫列國聘享無不賦詩以見志載在傳記可
考也嗣是以降河梁發投贈之篇閭適標詠懷之什後
世猶播其遺音焉曹之登于十五國風舊矣宋以前傳
者寡今采其贈自名流出于家集各以類從或為譜
牒分題使與贈言齊列或因酬和所及便同原倡比觀
抑謂物相雜而成文聲取類而合奏也至于賦為六義
之一俾存其二貽諸藝林聊具一體云

憲老賜言序

僕少壯無聞七十已至方莅丹之是悼安事開門納客
即先日出走西溪凡以羔豚踵門者謝勿入一篇一咏
既自中心猶弗敢飾四壁以侈琳琅數公文章宿老皆

少時從遊殊叶平生不棄雅故而賜以言斯可以為獻
矣即永貞院師入道年深其內外兩家昔嘗造門側聞
流議而師為中丞孫相國從孫又趙韓王之智果智圓
也今藉此詞詠之力以不泯于天壤之間得不自詡曰
無忝爾所生哉是歲秋月識

紀獻序

夫選舉為家乘之寵光而聞達作當世之模楷故考行
者必以此為先焉新安夙稱才藪而吾休特盛山川鍾
秀代產偉人以吾曹忠孝繼世詩禮承家若輝前哲澤
及後昆蓋遷于地而多良踵其後則增甚者也然而文

武列第薦辟膺恩文章華國宦業興時亦無代無之明
時顯俊不局一途于是二貢同升襍科並進若彼彎弓
挺劍之雄亦樹干城折衝之績至于太學之論秀庠序
之丞髦尤為縉紳之梯階甲第之發軔也又其次者馳
封澤陰獲沾朝典高年散秩偕沛恩波功曹趨走之員
錄勲不遺于罕末封殖輸助之家每爵不後夫急公雖
旁雜殊途而登用一致當均表于在列俾後生其有聞

紀獻下序

北海之為錄也取乎統吾之為錄也從乎近統備而近
約也諸惟人物之表見又不繫^諸之統繫^諸之近^統何與親之

為近錄近衆弗及也表之為賢錄賸疎弗遺也義存于中矣然列于統宗者吾表而述之後有賢者文少概見亦莫得而詳諸

忠孝序

倫五而已蓋與身存亡焉身存則倫存倫亡則身亦亡身者親之所出而君之所材也而可苟焉聽其存亡與所南先生云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輕受一人恩其于忠孝之故恫乎言之矣生而有之者性也世而守之者德也是故君子以其德教首乎宗之人則揭之簡端

隱逸序

人之所欲貴其身者忠与孝也其所欲貴于世者出与處也出處之分明則忠孝之節著無二道矣上不臣天子中不友諸侯而下與田叟野又伍非有至足于身者烏能沒齒而無怨乎末俗風靡永懷古烈獨抗迹于埃壙之表誠遇其人寧不為之流連而慨慕焉

文苑序

貴有桓圭衮冕非不尊遠也然物換而名磨滅者何可勝數也至布衣窮巷之中著聲翰墨流及百世非文焉者哉即以王公之嚴勢何所不能與匹天爭勝者此文士之權有時而重而富貴之權則亦有時而屈也

吾論次先德如松蘿歸耕行至高文藻彬：矣不敢以
文圃以采其重者著于篇

誼烈序

天地清剛之氣昇諸人以生則為美誼為篤烈往之生
于開闢之間身未嘗親師儒聞大道而至性激發一志
不移生死不足為其奪也利鈍不足為其計也非秉之
性者全与古有刳股以療親是孝子之悃也絕脰以禦
暴是貞夫之操也至于念鶴原厚鴛侶則有連枝而咏
同穴未登而終身鰥者矣其出之未見合于中和而行
之嘗見其慷慨雖讀書行義之士遠出其下者多有吾

件繫其行而論之是以不無能諷歎焉

雅尚序

涪翁戒人子弟曰諸病可醫惟俗不可醫得砭術者落
落乎雅人之深致也其致深故能驚牟虜廓之觀而脩
乎其自遠若相習于容服騎從間出入都麗則又大雅
罪人矣何也道不存焉也得志乎高明卓犖可以至聖
賢之途徒不得志乎橫驚靜退未肯下一世之士其去于
俗也遠者必其入于道也近矣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吾
為諸先君子端誦焉

規範序

予覽史傳所載痛惜俗之闇然媚世轉相流染大約教
謫耳是豈足為人師乎又怪伏波將軍勲業爛世萬里
還書誠子諱諱言人過何其慎哉指斥季良懼佞儉
薄其義正矣不免于暴人之短申誠譏議而躬自蹈之
耶若為世尊信又非一于諱惡暴長者名也有善相先
也有過相告也非賢師友責與行惟庠序言惟砥礪莫
先于自信其身夫而後可為士範也已

才識序

人之能植于天地者非才乎故稱三馬儒者尊仁義而
黜權力才以不試為良識以不見為深繇是踴：涼：

者出矣而里巷雄駿之子顧匿笑之嗚呼才亦曷可少
哉貧而倚之如富焉穉而倚之如壯焉君子得之則生
其身小人則或假之以自殺才者生人殺人之具所以
生而不至于殺者有識以御之也甚矣有才者之不可
無識也

宦蹟序

儒行發難進之義漢廷貽巧宦之譏繇是賢者不必仕
仕者不皆賢其然哉其不然哉士非遭世混濁材必有
所自見孰肯老于耒耜之旁伏死大山龕巖之下乎或
以經術進或以行能舉下至州邑筦庫之吏皆能以功

業文行班：有聲在人間亦不一于策名而垂不腐各以所優自擅其他上名仕版無大顯聞于時或後逸其行事弗得而述則次為宦蹟篇

義善序

嗚呼侯之門仁義存苟身不都通顯而欲為義豈不難哉吾兄孝恭先生篤于行義者也嘗告我曰貧者不能為力富者不可由謀斯天下無善事矣趙姆之教嫁曰慎勿為好：者善之同歸也使帷房女子有怒乎不免自持之情則為善者惧矣其致傷于身與世之故何如也念昔先人率然行之而無惧當世受之而不訾善以順動人皆善之：謂善人不善之我独何善哉不然斯不為女子之所危心而誠者幾希

藝術序

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藝為鄙事史稱逸少高懷曠節不亞為東山安石江左夷吾至為書名所蓋則藝為之累也先世諸祖皆起家儒術而以醫國特顯傳于世：其為謀身也完其為壽國也長萬民載其和而莫之夭闕者安在藝成而下乎小子某謹撰次先德為我後之人詔焉藝也進乎道矣他如琴道書品畫筆星教名一術者同具如左

貨殖序

自貨殖之論發于孔門太史公因之作傳遂以端木氏
入焉吁儒者恥言利而聖門則有先之矣蓋治生為急
而不計其盈也盈者物之所惡天亦將概焉史遷之言
曰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致富當以奇勝知居奇之
術固與兵法通矣故曰上富：國下富：家通乎家國
之故斯非閭井細民之事矣若夫汰者結豪貴于多金
誇健勝于如虎猥者積金穴以焚身爭錐刀以潤吻則
又市人之所羞為君子豈復道之哉

蹇遇序

生而不得乎人者無乎之而不厄也生而不得乎天者
亦無所之而不厄也厄于人可以智力免也厄于天不
可以智力免也蹇矣夫或矯名立節而坎壈以終或飭
躬慎行而至逢不若或勉自負荷而短折隨之數世之
下覽其志而傷之未嘗不悲其遇也故有其志無其遇
君子謂之不幸無其志無其遇非不幸也特表而出之
若頽惰而轉死溝壑者毋令藉口焉

賢明序

凡稱人之賢者必其有不賢也稱人之明者必其有不
明也若然居己于賢與明而以不賢不明于人則婦人

之道去矣禮迎往迎汝相：云者如朝廷之置保傅焉
于是重閨之內助乎家庭者大矣而賢明之號婦人掩
而有之則亦丈夫之所謂然焉而三嘆也

貞節序

古人有言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然則婦人之宜其家
也亦願為良婦不願為節婦已矣何則使為臣也忠者
必不予其君以祥矣若為婦也節者必不予其夫以祥
矣不幸而逢不祥之事犹幸而有人乎忠焉節焉豈非
國家之祥哉先王之所以築闕而高為之招也閨教之
缺久矣吾鄉女子生犹存傅姆之義焉能軼身于禮先

世以節烈見更僕難數取著異者表而出之

紀制序

嗚呼覽規封域分識遷流竊嘆吾祖之德何如其至于
源于青滙于歙衍于江南淮楚之間不謂之久且遠也
不可世教之衰也右族顯門有數傳而不保其丘枕者
矣數遷而不辨其本支者矣淪亡迷散卒莫能返語曰
源深者流長德厚者流光夫薄而能為曠世持久者未
之克聞溯自始遷以來海田遷貿升先人之隴首而体
魄所藏封識如故則子孫之世守可念也故先世墓次
先之享嘗時奉聚族之人而會于墓下固有宗一時之

盛哉嗣有賢者倣而行事則往哲之遺法可遵也故塋
堂叙約次之至于生齒繁則出分負荷重則自立宗末
分二十房之目萬曆間有新立各房之名班、皆可親
記則昭穆之列未泯也故房族支派次之今之散于四
方者若忘其故鄉矣驟而值于前相視如塗人矣或源
也或委也莫遠其迹則行葦之義可敦也故遷徙源流
次之吾宗文獻予既得而徵之故牒可稽彙為一編附
出于後庶免毋失禮經三治之制云尔

新塋糾田合祀簿序

古者墓無祭、必有廟庶人無廟祭于寢禮所謂聚祖

考之精神于廟而墓惟體魄之藏焉耳近代士無世祿
雖貴為公卿不能營家廟以遍守其祀至于墓自貴卿
暨士庶則無不有也于是移其祀于墓而與于祭者遂
得合食墓下此亦禮窮于廟而可通也今夫登丘墓而
歎歎可歲不一省乎省之可間時不饗乎發其秋霜春
露之感而惻愴哀慕於畢如南如之旁魚士甫有家無
限品自一世二世服畫而五世而十世無限制使子孫
能守即百世祀之矣豈非禮行則通、則可久者乎吾
家始祖唐季徙歙墓在休陽安樂鄉之富即閱十朝七
百餘歲無廢祀元以來祖墓八世皆在歙邑之有墓自

先大夫始也先大夫之墓于百祿港西吾仲兄節推
力也節推宦閩而歸先大夫殯官村莊者十餘年矣旋
經喪亂慮兵火之未戢節推行營吉壤寔卜茲土庚寅
臘月遷殯厝焉遲之十五年而克歲事後十年 太恭
人違養將啟窆下縶水溢墻外惶懼無所逃罪外獲薄
謀徙諸內改位于乾而臨吳其可免夫如是者又有年
諸兄子語某曰先人襄事之難也慎也慎始之不慎持
之奚其可某曰然慎之哉墓莫重祭必規田記曰有
田則祭無田則薦授田可勿急于三吳之田賦寔患之
今不責之田準戶任賦戶愈析則賦愈輕使久而不為

患平賦可勿料乎田有入墓有供薄止不先無以定畫
一之守脩物可勿度乎禮文不式無以徵誦習之益儀
節可勿飭乎子姓不沾餘瀝何以廣慈三爵所以塞爭
也飲餼可勿忘乎真宰不啻旨否趨走不厭食黍粒何以
明惠號食鼎所以戒饒也逮下可不審乎而且吉蠲有期
也執事有恪也器數有常公貯有積也義裁而必當辭
覈而不徇甚矣慎也^其也子弟約法十三章耳皆曰善請
請書之令可行也某又矢言告之曰嗚呼我先達諸祖
載在掌故章、宗世矣敦宗如監簿父子勤務如提幹
兄弟以迄弘齋先生瞻堂有簿、錄有文攷、簿復無

不為傳遠示公一念詩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豈
能舍吾先正之言而更有則倣之者哉先大夫辭世將
六十載現前已四輩無論長幼不下四十人從此數十
載計口日盍觚周旋墓下雍睦如一能受吾約而崇先正
本敦宗勤務之遺風罔墜我先大夫仁孝禮義之家法
世傳而世修之將見根固者寔繁俾先大夫此一丘土
獲比于居休之始祖克保數百歲則子孫便受數百歲
之蔭吳越之地亦尚有舊雖令金張之七葉光施兩漢
王謝之風流始終江左吾亦不假此易之矣作始為薄
數年謀之三歲舉而事集焉則吾伯兄之子大春也康熙

辛未九月望介男某謹書

書次山巖鎮三世存沒之訂後

按下宅諸房十五世曰宅孫傳孫宅孫之子曰榮祖即
本房堅老之曾孫六十五世曰更孫和孫祥孫皆以孫
字聯行則吾十五世祖厥諱洵為呂孫明矣號祖一生
子諱繼祖號紹一本祖一公而繼之紹之也中間世次
失考次山兄援據年齒離為二世當必有見不然必無
一人而名號紛紜至此至元庚辰止當弘齋之世惜未
得家錄原刻一覆按之耳宗質云止無從質信此亦傳
疑之法其曰次山兄之訂而竊為辨定其名氏于後甲

子人日附記月有陰樓

書家錄題辭後

右具七則皆為吾城南百昌仲祖所題譜也紀元泰定
于時元入中夏近五十載海內承平不見兵革之苦大
夫人士雍容苑苑慨念其人越在歙睦二州其學于紫
陽也如出接席去紫陽之世不百年而後也近紫陽之
居不百里而遙也故能稱說古昔道之以先王之澤得
其一言可以發人仁孝之感今即有擊輓其詞動盈絃
縹塞破此世界止復何益而吾祖之篤念崇先風流孔
長其于諸君子又復何如矣

又

右具六則皆作于有明之初或出同鄉者宿或曰趨朝
辟命是時干戈甫戢喘息未寧方幸中夏之有主身甫
賓主之盛會如禮儀司明遠鴻羽升朝鵷行陪列將
肅：乃心罔不在宗祏偕多英而述先德豈非有生之
幸甫予一一錄入勿使墜地亦所以為：人後之勸也

書曹少監詩序後

按家錄述松蘿山人詩紹定中程內翰珙為後序其述
西坡提幹又曰端明內翰程公最知交有贈篇而職方
海寧詩集同時想同屬一文而分著其集也西坡去山

人七世此文末云今之曾孫某古人曾孫猶言重孫數世之後皆得稱之必西坡也至山人之子屯田公前為著作佐郎秘書丞必于此時贈其考故稱少監但其曰姪孫某當是六大中十內舍中誰屬耳壘恥記

書朱大同贈曹子純後

丙辰除夕閱山樵覆瓿集得此文凍筆抄入而予之兀坐蕭寂居可知矣曰系一絕于後兀、流塵歲已更看忙何事怨孤清肯將雪案酬書卷未必門前賸紫荊釋門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

書高青丘送曹生歸新安山中詩後

暇日讀岳鳴集見此詩但曰曹生而不著其名字季迪年少才高見者驚異作詩贈行其人殆非聊爾也夫氏為曹家于新安必無出吾宗之外者按季迪隱吳淞江之青丘洪武初應召入朝其時弘齋之四世孫曰鏞曰鑑亦以人才薦市之會集都門當是其中一人耳即元達之子國規見舉有司觀前詩知尚在其後也壬戌臘日記

書松蘿山人詩後

祖以高行博學獨步宋初寔吾家文雅之冠自號松蘿山人海寧詩集一刻于西坡再刻于弘齋同里方虛谷

推之曰可為吾州詩祖某未及見其集從虛谷瀛奎律
髓中抄出六詩及方評註謹識吾祖風流冀他日返故
里訪有遺集并足軒西坡諸藁讀之亦為人子孫之幸
也注中能詳祖里族由其世次當時弘齋館虛谷家情
洽故悉云

書先子詩後

先子性嚴重舉尊對客則放情聲酒一吐吻一落腕綺
靡端好所謂廣平之賦生香魯公之筆裹針也某思購
遺編無一日忘兄子大春謂有丈父藏翰一篋此中得
無存乎發視果見已巳歲蘭社聯吟手藁出殘素于塵

封蠹蝕之餘字：枕秘矣並錄仲翁二詠屬英少把臂
後二十年甫某同姻好感前輩之樂友懷流風之長世
俾後生論焉丁卯三月望謹識

書程孟陽集古巖寺洗泉詩後

孟陽先生硤中高士家在長翰山旅學嘉定多晉楚之
遊幸已歸老子家二詩屬是歲作山有松形團圞先生
閣于其旁署曰松園閣自命松園道人虞山宗伯入山
訪之題壁所詠長翰山中書數卷松園閣外樹千章也
季野吾宗老成掄仲里門勝友而洗泉鄉井韻事有如
此詩而佚之蓋吾家之文藻零斷而不知收者已多而

予之手目何足以盡宗中之美乎詩刻已竣寒夜繙讀
續馬首錄且志予愧先曾祖墓與之隣癸丑築壙日見
其曾孫一稚魯不學者耳先生下世三十年閣去而圓
松無恙豈非後雕之色累到去不盡先生謨、多風或在
是間耶丙寅臘日記

書黃貞父理安山居作示玉汝同志詩後

貞父先生高簡自處不與常人接視學于江右亦凌厲士
子之上先子弱冠遊其門時加鑒識書題往來甚多但
署其字絕少稱謂篋中見一詩箋字畫勁縱似坡仙後
身先輩之風義今詎復有是哉

書介川公巖鎮祖塋復地起祠遺教後

介川公著遺珠力持報本一念此篇文字最有實用之
言經畫明匝日可見之行也與川南龍淵通判書曰在
鎮官莊表伯汪通直承管數十年鋪租未割虛懸數百
金孰若留此克俎豆費乎觀遠公墓後屋址原係先業
今他姓據此若都司捐租十年贖歸起祠至為美便巖
黎神主合聚一堂明倫時享可以成孝子之令名可以
作後嗣之瞻仰賢弟有心與官前熟計大孝大義及時
不可不舉孰親孰疎當機不可不斷又何言之諄、惟
恐不即見之行事也竊意爾時諸祖皆擁高貲協力分

營不為難措公居長督吐片語召致之豈不易從乃近舍同里而求之川屬何欵豈去國三世反告于宗後欲倚官前為重耶抑欲惜虛寄之金錢施有名之實用耶垂及百年卒無踐公之志可慨也敬載是書後嗣將有興者慎無忘公言

進士正科奏名考

宋初惟進士及諸科歲舉為常以諸科賜第後復應進士舉則進士尤重建神宗罷諸科併于進士取之迄宋世遵行焉

特科奏名考

藝祖定制廣開科舉慮遺賢軼節絕意于功名之途進士入官十倍舊數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開寶三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進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存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

鄉舉考

建隆初禮部設進士及諸科皆取秋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書省不第者仍俟秋解

漕舉考

仁宗景祐初諸路見任官隨任子弟及五服內親許于
本路漕司試解

封贈考

宋制文臣通直即武臣修武即以上並得封贈父母及
妻家錄多未及載無從臆舉宋初曰殿中丞後改奉議
郎之類曰郎中改為朝奉朝散朝請大夫之類曰員外
改為朝奉朝散朝請郎之類宋初襲唐五代之舊五品
官封母妻為縣君母加太字政和後以君字非婦道所
宜加定制夫人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之
號就夫人中人有郡國之別焉

上林叔和論

崇禎中載南北交訌封疆大吏以死勤事天子不吝異
數報之否者加嚴誅下博之難孫公得贈太僕少卿上
林死事吳少恭廷簡上書言杖詔下所司是冬高陽陷
故樞輔孫公闔門盡烈公輦下一散僚旅寄城中臨難
不避夫妻子母委身殉城雖卹典不及豈不與高陽雲
車相後先哉培渺然書生與二親同日死例以孔子勿
殤童跖之義夫又何愧

千兵彥薇論

公固自愛其鼎者特逢亂為鄉里所推幸一當單于耳

其賢親友善見重于鄉先生夫豈韎韐一健夫難哉難
及不辭介冑事乎不受爵賞進退從容綽然有儒者風
楓林雖申素好而景命已歸出處自決其托志則更遠
矣

儀部北海論

公去今已百年精華逸宕何可彷彿指也稗記載公上
公車文筆卷帙了無所携行笈中一面具一銅鉦坐邸
舍引滿自醉戴面具曼聲歌呼手擊鉦以為樂有時僵
卧門板兩人舁之使歌殫露萬里之曲聊以耗壯心遣
餘閒耳放情聲酒年位不進公固豪于才而不知自惜

其才也惜乎

司馬石帆論

公通朗踈雋人也貌僅及中人落：自異有鷄羣鶴立
之表詞翰書法得于在擊時所簡練也壬午予就省試
出闈公召之飲中秋後夕雲暗月昏酒半公出末卜飲
予為卜月之明暗圓闕引白浮客公稱善有子伯宗新
逝相去將四十載追憶死然前數年有少子來婺州與
其叔燧遇于會城

山人野臣論

予心儀野臣久矣詢公鬼訂莫知何作次山兄言公稱

詩雅與郝君公琰善聳肩捉鼻自命同調詩出必就郝評點而後定郝止時：入夢告以詩所得失公之取友不獨在其生前而求之鬼錄篤交亦可知矣少年即見賞京山李公手題其詩後吾族百年來腹飽詩書目接前輩舍公外罕有其人如二公之通懷樂士布衣之客皆與抵堂論說而不藏其善為一代龍門矣宜矣

克善元化公論

五代苦兵州縣規免賦役徃：親疾剗股親喪廬墓戶部歲給蠲符無算此豈為愛親之實哉明興高皇持以虧體行殆停其旌例民間之欲行者聽孝子之欲生其親也一念之激勃焉自動暇計旌不旌決行止哉惟無邀于例則發之天性者篤耳錄二公孝行尤凜功令抑置誼烈中近見吾姪爾良剗肉療疾延母十年宜繼其後也

德章公論

人孰無死公之死不忍祖墓之見侵直以身捍之孝子竭力于所事也屬于毛離于裏耳繇是而之大父焉大母焉難已今伯陳情在古無二况能興哀于無情之地效死于百祀之前者哉推此志也使之智效一官力抗一城一朝患至必不逃死而喪守也明矣豈徒慕義無

窮足以誅其行乎何也子死其親臣死其君忠孝之道也

子乾公論

死生之義大矣處生死之事實難若撓節而事仇讐禍至而消縮失措者非逆則懦士大夫居常感慨莫不腐齒疾頰于斯一旦及身輒不自決何哉倖生之念勝也此猶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子乾自無一官之寄上無失職之誅而慷慨赴義至于冒鋒刃湛波濤而不顧要之忠憤激發察乎順逆之明分也嗚呼孰謂草茅賤夫網常非其所任耶

鎮南公論

此雖矯于為義亦人情所難忠孝節義見于旌門不少為義夫者僅沛一人特筆傳之一旦明王在上詔錄民間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吾宗悉有其人以應上命光旌典未為古人專有其義美耳

先曾祖論

公蓋傑出者耶公生高孝已掛暮齒考逝公年舞象夫豈有所憑藉引掖而起耶高下轉較家致鉅萬公才必遠出人上不敢輕以財盡公觀公暴客之動以誠一言引却同氣之懷彌切戚九死相從雖古之積學高行詎復

過焉噫德誼若此百五十年来有子六輩孫二十輩曾
孫四十輩玄孫七十餘螽羽繩：未有及公之盛者已
忠可公論

禪學之行也至萬曆朝而熾矣方領侈袂之徒競為姝
姝媛：久矣厭人之耳目于是反而之簡夷激而之高
曠甚者流而汪洋焉逞而恣睢焉曰吾率性而行之豈
以若之矯失吾之真哉皆挾佛而重自矜也浙中如馮
陶西司成當時所稱賢者也獎引來學究明此事風會
使然非此不高若不願從名教中尋樂地也城南以大
宗守上廷玉之才克保先龍澤及四傳皆能以文術飾
其身擺落塵埃雖無位而在布衣儼然吾家喬嶽矣

先贈君論

公氣伸一代夫誰間然竊窺公之履行有二概焉世受
賈公方于儒禮名師嚴課諸子得為聞人世擁高貲公
以學廢買城南田二頃俾後人坐而贍讀焉迄子若孫
皆稟公之教知貽謀遠矣

先王考論

某不逮事王父母兒時見人誦說公善嘖：公號遍婦
孺廝養口去四五十年遠矣故時父老及見公遺事縷
指讚嘆至泣下嘻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公長者與

人煦：出語恐忤人意及萬曆中載族子誣奏公貲輸
將作費公伏闕上書直其事雖遇中朝明聖良繇引辨
大義有以奪之也

文郁公論

嚮用五福惟壽其先之壽者人之所受于天也則常聽
于不可知而不能強其所必致非也語曰仁者壽又曰
有德者得之有德而仁惟其善爾自公以下數老端然
篤壽如衆卉雕枯于霜嚴風勁之候而喬松老栢仰視
獨秀豈非人瑞哉繫諸善行之末不責償于不可知之
天亦惟人之自致之而已

月卿公論

所貴為方術者能先知預趨避而為之所也月卿著書
巧驗不能自脫于兵禍何與景純沉研鳥冊洞曉龜枚
言術家稱最命盡日中非不知之豈欲以身殉術耶抑
稟之有在故也

益信公論

公之意又不樂以貨自雄也特以負才不試姑屈而小
效之耳鸞棲鷓伏志何嘗不在萬里哉余既首列公而
為之深原其意竊附史遷首少伯于貨傳之義焉

海若公論

財易積而亦易耗也耗之者失之積之者未為得也公
性好封殖屬有天幸數十年之內無意外之虞破室中
藏而漂蕩之把一握算子安坐而日臻于盛貨累鉅萬
家比封君豈不偉與然儲之固在其能而保之亦有其
道夫寧不欲履豐席厚遺于子孫俾無失術也公在時
斷不嘽人口迨身歿不二十年諸子中不免于謀食
之艱者人亦何利于高貨也哉

子履弟論

弟之生後吾二載耳其前吾死者不知幾何年矣其生
也出入必偕十九年耳去吾而莫之相見者又不知幾
何年矣今杳焉靡遺而青燈夜坐執筆而書其孤情絕
照之况于弟為已塞于吾抑何不幸耶

葉氏論

醫雖方技非窮覽研妙亦莫能工于婦人何有然巧者
不過習者之門則優為之矣漢本始中少夫一女子侍
醫官掖為霍氏行鴆必點女子也神廟時母后病目醫
婦劉召侍疾挾與俱者匿孕入產兒宮中則女而醫
而出入內庭多有其人近吳下沈氏素雲以醫行于江
之南北吾姻姚君守皖郡延洽疾良已得後見于中
丞監司皆禮重焉頃來邑乎匿就予語旁及易卦兵畧

唐宋史蹟舌底瀾翻予避其鋒未易當也牽連書之昔人所以感宇宙英靈之氣不鍾于男子而鍾于婦人有以也夫

李氏論

吾母有言女生外向故禮訓曰外父母而內夫家自此義不明至有浸蝕其夫若子而膏潤其兄弟且曰親道宜爾抑悖矣李年少能死生死之際決內外之分即狄公姑姪不祔廟之論何以異是

康氏論

孔子家人不知怒曾子家人不知詈婦人何知習為驕

穉聖人之所禁者情茲多口舌欲自伐其能而不七知出之嚴多言其一矣若此循：謙默在醜不爭孔曾家風又何遠哉

趙氏論

伯簡拙自安殷性豪喜為聲華二者不相入而相濟也奈何伯以落拓失之殷復漫漶耗之嘻微趙母伯幾不祀矣功莫大于延祀義莫正于相夫觀趙母之所以得益知殷母之所以歟也今並列而論之得弗謂失子車隅叔之桑榆者乎

許氏論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義也得意一人是謂永畢情也許
氏之女前不正其為妻于義無所重後未入其室于情
無所接一諾之貞無幾而之死之矣靡他何哉比于隱
士之殉君匹夫之慕義可也



